



艳阳天

第四集

艳阳天

第四集

改编 曼玲
绘画 林锴 等



内 容 提 要

连环画《艳阳天》是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绘制的。它通过描写一九五七年麦收前后北京郊区的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斗争中巩固成长的过程，反映当时我国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尖锐复杂的斗争。

这一集着重描写东山坞暗藏的阶级敌人预感自己的末日来临，打击支部书记萧长春和新提拔的干部，破坏集体经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东山坞党支部带领群众，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阶级敌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 大湾乡政府的大门通宵不关。乡干部都不在家，只有电话员小张守在那儿。这天晚上，乡长李世丹从家里回来了。



2. 李世丹坐在办公桌旁，翻了翻新来的邮包和信件，看看都是有关“麦收”的情况和指示，就把它们推到一边。接着，他伸伸腰，捶捶背，吃了几颗药片…
…



3. 李世丹出身于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曾参加过学生运动，思想活跃，又有变化。在大军进关，干部南下时，他由区文教助理升为区长。因为在合作化运动中犯了严重右倾错误，受到了处分。



4. 几年来，他背着个沉重的包袱。这阵子城里大鸣大放，他便放弃“休养”，主动回机关参加整风，想借机“澄清”自己的问题。他正想着事儿，东山坞的马之悦来了。



5. 李世丹最器重马之悦，认为他是老干部、老党员。俩人见面，分外亲热。马之悦盼望李世丹到东山坞去走走，一听李世丹说“忙”，故意推辞，就连忙奉承说：“您那身本事，别说一个乡，就是一个县也能搞好。”



6. 李世丹满肚子怨气，又说：“东山坞是王书记的点，我去干什么，还不如老老实实养我的病。”马之悦趁机探听他对东山坞情况的看法，李世丹说：“光凭脑袋一热办事不行呀，该总结总结经验教训了。”



7. 马之悦一听这话，就顺竿爬，他假装诉苦，说自己“去年犯点错误，现在跟驴皮影人一样，任着人家耍，不光当不了家，什么事连过目、点头的权力都没有了。”



8. 这下子戳了李世丹的伤疤。他紧皱眉头说：“去年处理东山坞的问题有点急，也不一定很正确。可是，萧长春也是个有前途的干部。”马之悦咧咧嘴，诬蔑萧长春争权夺势，在东山坞搞“清洗”。



9. 马之悦吓唬李世丹说东山坞现在乱得很。李世丹紧张了，他说：“萧长春‘上弦’，你就‘松弦’，松出错来，我兜着。”马之悦觉得乡领导这样信任自己，有了主心骨，十分得意地离开了乡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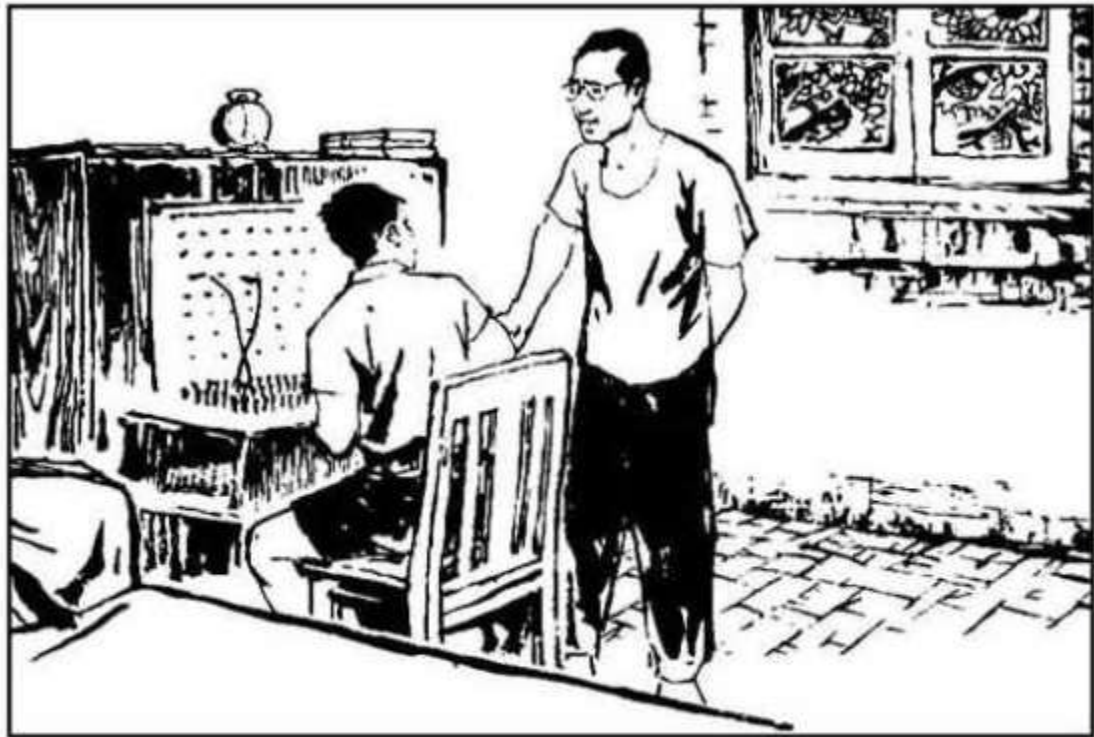
10. 一夜没睡的萧长春，两眼都熬红了。天一亮，他就往乡里赶。他要把连夜赶写的报告材料立刻转送县委，并给王国忠挂电话，谈谈支部的意见和安排，听听领导的指示。



11. 他想，如果领导批准了他们的报告，趁假日，先党内，后党外，对马之悦作个初步处理；然后再做彻底的揭发批判，鼓舞群众的斗志，教育那些跟马之悦跑的人。



12. 他来到乡里，敲开电话室的门，叫起小张，说有封重要的信，让交给内部交通今天带给王书记。他把信递给小张，就上后院去打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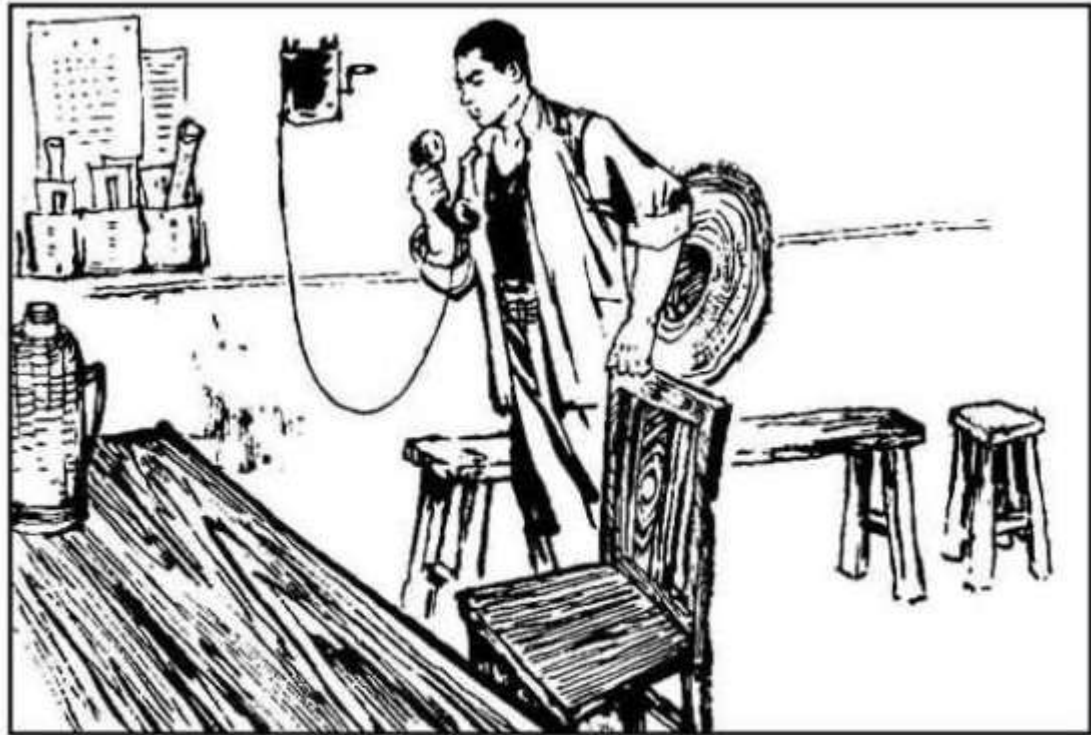
13. 萧长春和小张说话，惊动了隔壁的李世丹。李世丹心想，萧长春这人真厉害，把东山坞搞得一团糟，还找靠山，写黑信，对我理也不理！他来到电话室，向小张把萧长春那封信要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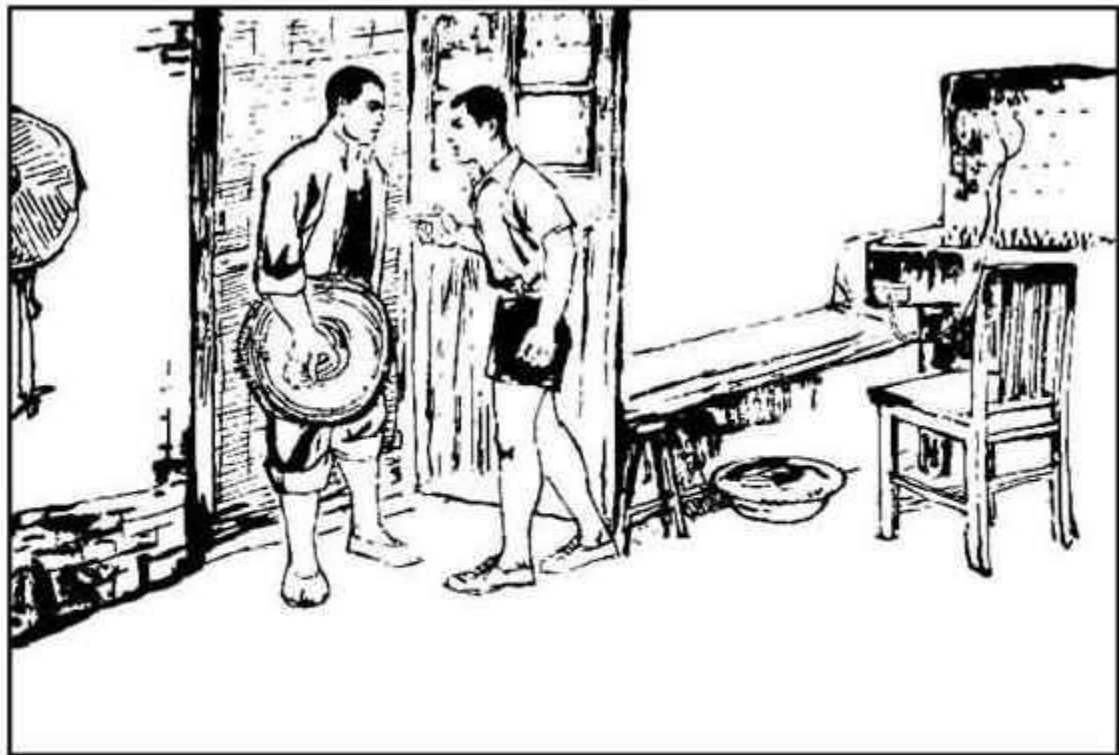
14. 他打开信，看见上面写着“关于马之悦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情况的报告”吓了一跳。心里说：这同志多狠，给一个老干部扣这么大的帽子！这不明摆着把我李世丹装到里头去了吗？



15. 他把材料一卷，对小张笑了笑说：“啥大事儿，就是科收准备情况吗，我看看再给他转。”然后他又叫小张把电话掐断：“别让萧长春用这些小事打搅王书记。”



16. 这会儿，萧长春正紧张地抓着电话筒找王国忠，那边回话说王国忠上北京了。他正要找县委同志，“嘎登”一声，电话断了。他使劲摇着摇把，又喊了几声，没有响动。



17. 他急忙往电话室跑来，小张迎住说李乡长找他。他高兴地说：“噢，李乡长在家呀！他不是休养去了吗？”小张说：“昨晚回来的。”



18. 萧长春三步并作两步地迈进李世丹屋里。他这时多么需要领导点拨、支持！李世丹见萧长春进来，笑着说：“今天怎么想起往乡里走走啦？”萧长春说：“要不是有要紧事，哪有空来呀？”



19. 萧长春向李世丹汇报：“我们党支部研究，村里的事儿一定要从根上挖，不然，还会出大岔子。”李世丹故意一愣：“噢，有什么根据？”萧长春说：“两条道路的斗争可激烈啦！……”



20. 接着，萧长春把东山坞有人闹土地分红，马之悦拉拢富裕中农搞投机倒把，串通地富散布变天谣言，阴谋打击干部等事情，一件一件地摆了出来，还讲了自己的看法。



21. 李世丹边听边想，马之悦既没有过多的土地，也没有囤积粮食，怎能主张土地分红，怎能搞投机倒把？他曾为革命出生入死，怎么能盼变天呢？



22. 于是，李世丹说：“你及时汇报情况是好的，但是东山坞并不存在两条道路斗争，更不要把经济问题拉扯到政治上。”萧长春一愣。他不很了解李世丹的底细，听到这里，对这个领导很是担心。



23. 萧长春坦率地表明不同意李世丹的看法，他反问：“闹粮、闹土地分红，跟奸商地富扯伙，妄想搞资本主义复辟，不是两条道路斗争是什么？”



24. 李世丹冷笑着说：“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阶级对立的矛盾。现在有意见的都是庄稼人，怎么能提到阶级斗争上去呢？同志，应当虚心、冷静……”萧长春愤愤地说：“对错误的路线还要虚心，冷静，那就该让他们拉着后退了！”



25. 李世丹嘿嘿一笑，又说：“问题没那么严重吧！要照顾大局……马之悦对革命事业还是忠心耿耿的，要看他主导的方面……”萧长春严厉地反问：“马之悦对哪一家子革命忠心耿耿？……”



26. 李世丹看到萧长春难对付，就用“马之悦是县管干部，处理他的问题得请示县委和监委”的理由来压萧长春。萧长春看出李世丹在包庇马之悦，就建议李世丹到东山坞去实际调查调查。



27. 萧长春气愤地离开了乡政府。他觉得斗争更复杂了，便嘱咐自己：一定要坚持斗争。他走在广阔的天地里，想着党和同志，立时增添了力量。下一步怎么走，得找同志们商量。



28. 这时的东山坞，一派紧张气氛。明天要开镰收麦，社员们在积极准备。代理队长焦克礼更是紧忙。他和喜老头在狮子院一合计，就有好多事情要干。



29. 焦克礼准备先联系拉麦子大车，再到场上去。刚一出狮子院，前面跑来一大群男女青年，又说又笑。克礼问他们干什么去，马翠清大声说：“淑红姐让我们去做场。”克礼笑了。



30. 焦克礼急忙去牵牲口准备做场。他刚到饲养场门口，差点撞上人，原来是焦淑红牵着马走出来。焦克礼高兴地说：“团支书在一旁帮我哪！”



31. 俩人一路走着，淑红说：“往后，有啥事儿，你就说话，千万不要急躁。”克礼说：“上边有党支部、萧支书，这边有团支部帮助，我还急躁啥？”俩人越说越有信心。



32. 不想，刚到场院边，就听场上有人吵：“这是安心拆咱们的台！”“为什么偏偏等到割麦子了来拆台！”“找他说理去！”只见年轻人一个个粗脖子红脸的，又是跳脚，又是喊叫。



33. 原来是中农马大炮把场院里搭棚子用的两根檩条拆走了。这是去年麦收时一队队长马连福向马大炮借的。焦克礼听了气冲冲地要找马大炮去。



34. 焦淑红刚拦住他，有人又喊：“生产队是集体的，再用一个麦收又怎么的？”马翠清也喊：“他安心破坏咱们的麦收，也安心给新队长颜色看，走，找他讲理去！”



35. 焦淑红大声对大家说：“马大炮在这节骨眼上拆木料，我看是有来头的。可是原来说的借一个麦收，已经超过时间。你现在去找他，他又占了理……”



36. 这一下提醒了焦克礼，他说淑红讲的有道理，让大家想想那次马连福在干部会上吵闹，马之悦挑拨打架、翻粮食的事，就说：“要记取教训，讲策略，对中农要团结教育。”



37. 这时又有人说：“也好，不用吵，就动员他再借咱们用用。”马翠清眼一瞪：“哼！犯不上求他！”焦淑红说：“说得对，他想用几根木头难咱们，这难不住咱们！”



38. 焦克礼要回家扒自家的棚子取木头，焦克礼的媳妇玉珍也说：“对，我跟你扒去！”



39. 焦淑红说：“你别急，我家有一根檀条没用场，扛来……”马翠清手一拍：“喂，我家河边上那块自留地上有棵树，放了它……”



40. 年轻人正在争献木料，喜老头和老保管来了。喜老头听完刚才发生的事，使劲拄着拐杖说：“对，该斗的时候就得斗，觉得斗对没利就变个样斗。咱设法把棚子搭起来也是斗！”



41. 再说，焦二菊这时也成了大忙人。她要动员妇女参加麦收劳动，还要成立农忙托儿组。她跑来跑去，一心要为社会主义使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42. 她刚通知马子怀的爱人过午开会，转身要往回走，忽听桥那边“喔喔”地有鸡在叫。她仔细一望，叫声是从麦地里传来的：“嗨，这是谁家的鸡呀？”



43. 马子怀的爱人小声说：“弯弯绕家的呗。昨天他从集上回来就把鸡撒开了。”焦二菊想：昨天焦克礼开会叫把鸡圈上，他怎么不听？她决定抓只鸡找弯弯绕讲理去。



44. 焦二菊奔向那群鸡，一只大芦花公鸡正在得意地东叼一下，西叼一下地吃麦穗。“看把麦子糟害成啥样啦！”她说，拾起土坷垃就打。



45. 还有几只母鸡，见人一轰，都钻进麦垅里去了。焦二菊认准那芦花公鸡，拔腿就追。



46. 芦花公鸡被迫得拼命地飞，焦二菊紧追不放。她太恨那阳奉阴违的弯弯绕，太心疼落地的麦粒了。



47. 那芦花公鸡有些精疲力竭了，焦二菊一鼓劲儿蹿上几步，捉住了公鸡。马子怀的爱人也乐了，觉得解恨。她恨弯弯绕总撺掇自己男人干坏事。



48. 焦二菊用柳条把鸡绑住，唾了一口：“坏了心的家伙，跟你那主人一样，专门和集体作对，这回，让你知道知道，农业社不是好欺负的！”她让马子怀爱人看鸡，自己去找弯弯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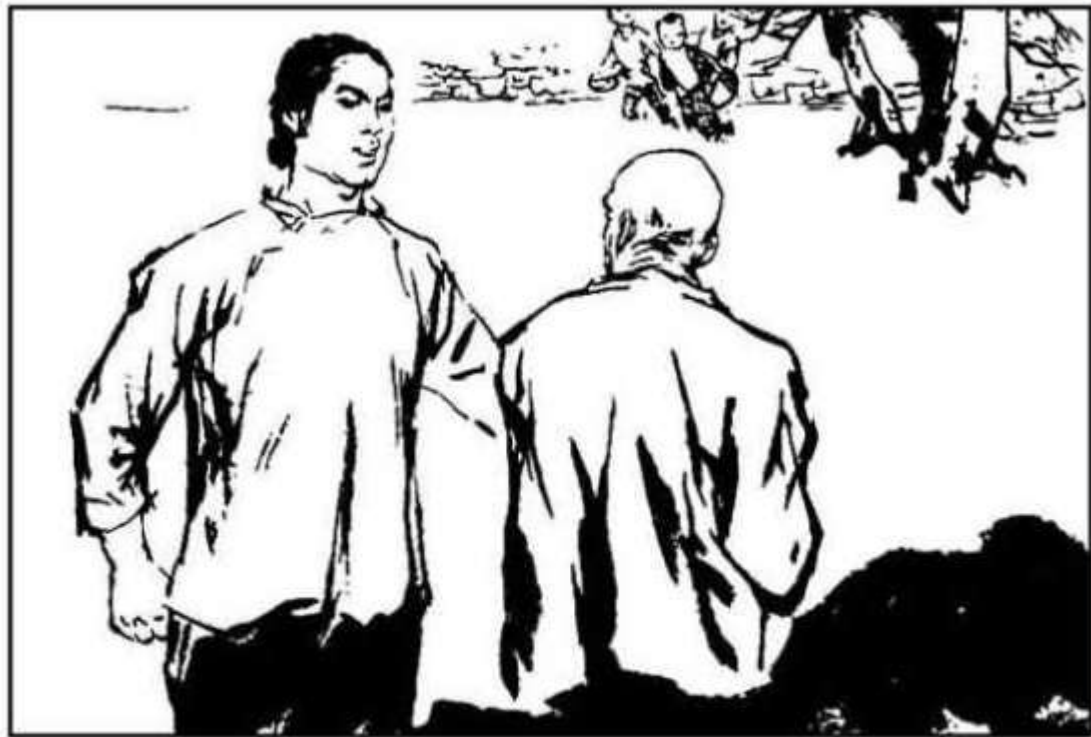
49. 她一溜小跑往街里走，到了南坎下，瞧见弯弯绕在门口捣粪。她高声喊道：“嗨，我说弯弯绕，你家的鸡呢？”



50. 弯弯绕正想着昨天集上马之悦、瘸老五讲的话，自己该怎么迈步，被这突然的喊声弄得一愣。焦二菊又问他的鸡在哪儿，弯弯绕不以为然地说：“我的鸡在哪儿，碍你什么事？”



51. 焦二菊抢前一步说：“在哪儿？你抵赖不行！”弯弯绕“噌”地转过身，瞪起眼珠子。这使焦二菊很意外：自从倒卖粮食的事儿被揭发以后，弯弯绕对谁也不敢硬气，现在是怎么啦？



52. 焦二菊还是逼问他的鸡在哪里。弯弯绕说：“在地里怎么的。连小鸡子也没点自由呀！”焦二菊严厉地指斥：“你还说破坏话！不把鸡赶回来，我把它砸死！”弯弯绕说砸死一只赔五只。



53. 焦二菊转身往回走，一路捡着石头，猛抬头碰上刚从苗圃那边过来的焦淑红、马翠清等年轻人。她声音打颤地说：“要反天了，反天了！”大家围过来，问明情况，都很生气。



54. 焦淑红把刚才马大炮拆棚子和弯弯绕放鸡的事联系在一起，觉得这里边有问题，就说：“看样子，又要进攻了！”马翠清问：“这回该斗不该斗？”“有理有据，当然要反击！”



55. 忽然，马翠清喊：“嗨，这么多的鸡呀，都在那边麦地里哪！快赶！”淑红赶紧对大家说：“咱们把它抓住，叫弯弯绕承认错误。”于是大伙儿都追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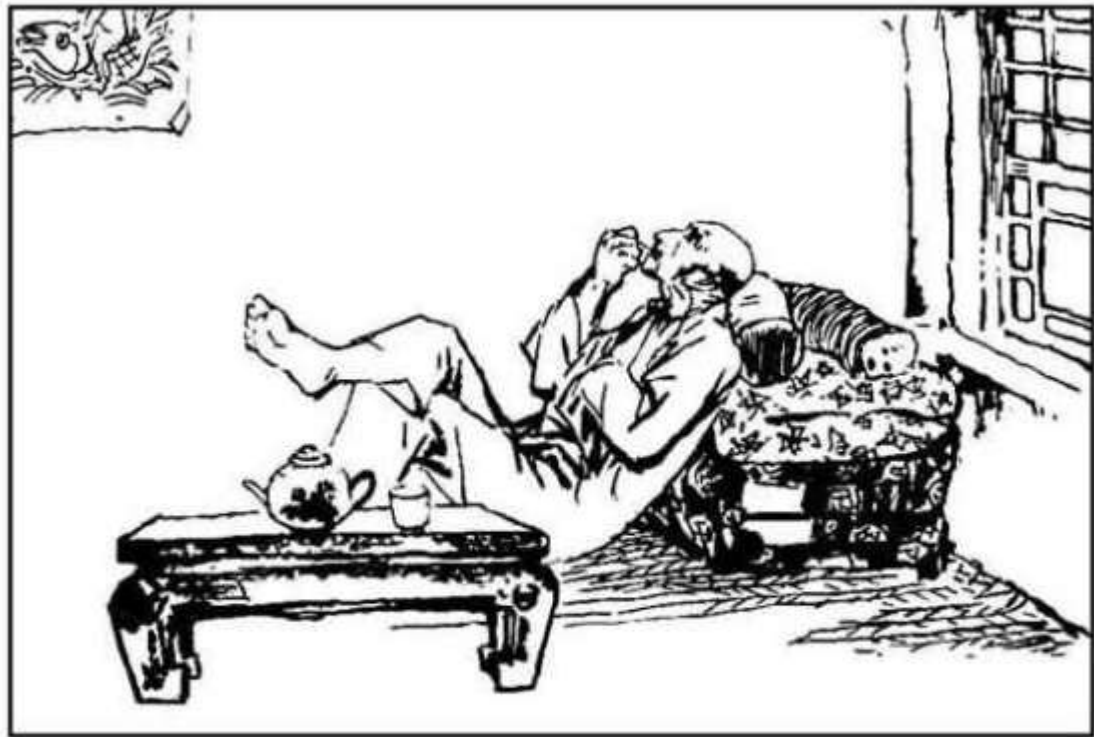
56. 正在这时，弯弯绕和他的老婆气呼呼地跑来了，弯弯绕跳着嚷：“反了，反了！”年轻人也不理他。他老婆一看这架势，坐在地下，拍着地皮，哭起来了。



57. 弯弯绕冲他老婆说：“哭啥，不怕他们了！”说完气冲冲地往村里走去。马子怀的爱人告诉焦二菊，他是找干部去了。焦二菊说：“怕什么，我回去跟他打官司！”转身也走了。



58. 弯弯曲曲嘟嘟嚷嚷往村里走。他要找个干部为自己出出气。找谁呢？掂来掂去，还是找马之悦。马之悦昨天在集上讲得那么硬气，让我们反对新干部上台，这会儿总该卖把子力气吧！



59. 马之悦刚吃饱喝足，靠在被窝垛上，一边剔着牙，一边出神地望着顶棚，琢磨着昨晚李世丹和他说的话。他想，为管怎么，摸到李世丹的底儿，得抓住不放。



60. 弯弯绕走进来，哭丧着脸对马之悦说：“如今我摊上事儿了，你可不能黄花鱼溜边儿呀！”马之悦说：“你求我，我多会儿推辞过，为朋友我两肋插刀！”



61. 弯弯绕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马之悦想，正好利用这个富裕中农的自私心理，出个面，打个圆场，在中农里讨个大好，也好让一些人看着自己的硬腰杆，就说：“走，瞧瞧去！”



62. 小河边的那伙年轻人，个个跑得汗流浹背，总算把麦地里的鸡全抓住了。他们提着鸡，说说笑笑，正往回走。



63. 刚走到小桥那边，弯弯绕来了，旁边还跟着个马之悦，后面还有马大炮一伙人。年轻人止住笑，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站在那儿。



64. 桥两边两队人马对视片刻，就交锋了。马之悦根本没把这群年轻人看在眼里。他一步跨上石桥，摆出一副领导者的架子，说：“喂，你们这群孩子，跑到麦地里胡闹什么呀！……”



65. 没容他说完，马翠清就大声说：“谁在胡闹啦，弯弯绕的鸡把社里的麦子都糟蹋了，你知道不？”又有人说：“我们这是跟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马之悦的耳朵被震得嗡嗡响。



66. 马之悦想压住大家，便问谁是领头的。焦淑红一步登上石桥，挺胸说：“我是领头的，你要怎么样？”她背后那伙年轻人都说自己是领头的。马之悦手一摆，让大家把鸡放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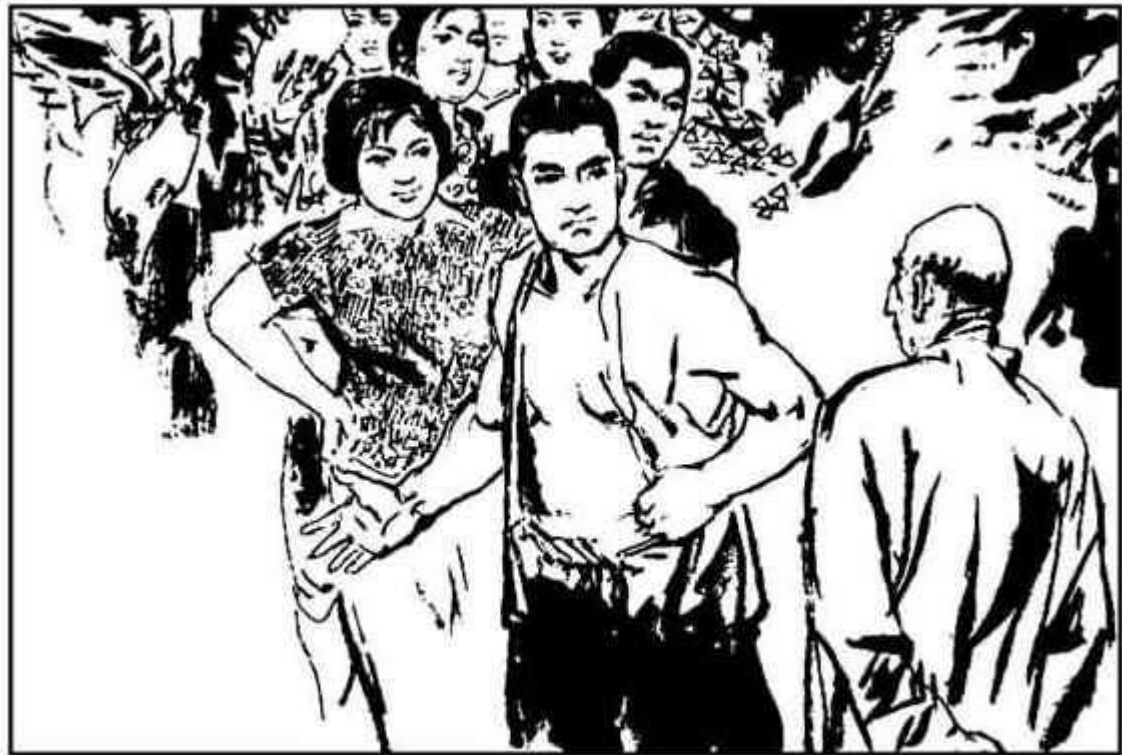
67. 焦淑红也使劲一摆手说：“放开？他的鸡糟害了社里的麦子，你说怎么处理？”马之悦说：“这事你就不用管了……”年轻人又喊起来：“我们不管谁管？”“破坏集体利益就得管！”



68. 焦淑红告诉伙伴们不要吵，跟他们讲理。年轻人静下来，马之悦说这类事团支部没权处理，让领导来处理。焦淑红不屑地一撇嘴：“你得说清楚怎么处理，说得对，我们才听！”



69. 马之悦急了：“焦淑红，你这团支部书记得有点组织观念，咱们俩谁是这里的行政领导？”背后忽然有人插言：“我，我是！”马之悦回头一看，是焦克礼。



70. 焦克礼威风凛凛地跨上桥头，往马之悦跟前一站：“有话就说吧！”马之悦说：“你这团支部委员，得教育教育青年们懂得组织纪律，服从领导！”



71. 焦克礼说：“我还得教育他们擦亮眼睛，坚持真理，敢跟坏人坏事作斗争，不要被耍阴谋的人骗住！”马之悦还在叫嚷“放鸡”。焦克礼质问他包庇违反制度的人，想把大家往哪条路上领？



72. 然后，焦克礼宣布这事发生在一队，由他处理。马之悦被弄得进退两难，又故意挑拨：“你当了什么干部？”焦克礼一拍胸脯：“东山坞第一生产队代理队长。”



73. 马之悦故作惊讶：“噢，选过啦？我还不知道哪！”然后用眼睛撩拨弯弯绕。弯弯绕说：“多会儿选的，我怎么没投票。”焦克礼说：“是党，是群众。”焦二菊带大家喊：“是我们。”



74. 弯弯绕说：“你们封的他，就让他管你们吧！管不着我们中农！”马之悦假装为难地说：“看看，我们的工作真有点不周到……”



75. 焦淑红质问马之悦说：“克礼代理队长，党支部讨论过，社委会研究过，贫下中农借代表会通过的，你怎么不知道？安心挑拨事怎么的？”马之悦冷冷一笑：“这是我们党内的分歧，独断专行的事就不算数！”



76. 年轻人一齐喊道：“你说清楚，谁独断专行了？”马之悦也大声喊：“我看你们一都让人家拉进了小集团！这次东山坞的清洗，上级很快就要处理！……”



77. 这边开始吵闹的时候，河边的南坎子上就出现了萧长春和韩百仲两个人。他俩本来在菜园的棚子里商量东山坞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听到小桥头的吵闹声，就出来了。



78. 韩百仲听到马之悦挑战的话，就要闯上前去，萧长春拉住他，说再看看。因为他们的报告县委还没批下来，要按组织手续办事。



79. 萧长春看见马之悦那股嚣张气焰，心里翻江滚浪，他缕了缕马之悦的罪行，认为如不采取措施，就会给农业社带来很大损失，于是坚决地说：“咱们先开党内的会，狠狠地敲他一下。”



80. 这时，马之悦还在进攻，焦克礼没理他，就当众宣布：弯弯绕放鸡破坏生产，有意闹纠纷，决定把鸡关起来，要弯弯绕认错，赔农业社的损失。年轻人提着鸡，拥过桥头。



81. 弯弯绕和他老婆一看马之悦压不住阵脚，反而把事情闹大了，就又哭又叫。马之悦觉得下不来台，赶紧去追焦克礼。



82. 马之悦上前一把扯住焦克礼，要上乡里去。这时，萧长春奔了过来，猛喊：“住手！”马之悦吓了一跳，松开手，又故作生气地对萧长春说：“萧支书，你看这些年轻人太任性了。”



83. 萧长春冷笑一声：“你不用倒打一耙！”又对着年轻人说：“你们做得对。对那些破坏集体利益，破坏农业社，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就是得坚决斗争。”



84. 马之悦气急败坏地喊：“好，好，你这支书简直是不分是非了。咱们一块去找李乡长……”萧长春说：“上哪儿都行，咱们先开支部会谈谈！”



85. 河水在桥下奔流，麦浪在河边翻滚，六月里火红的太阳高高悬在明净的天空。东山坞村对立势力的代表人物，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在小菜园棚子里开始了面对面的斗争。



86. 萧长春庄严地宣布：“今天的会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会，这是保卫社会主义的会。”马之悦一看来势不妙，可又以为别人没有抓住自己什么把柄，心想不能来软的，得先发制人，说自己有好多问题要提。



87. 萧长春冷冷一笑：“你就放开提吧，我们都准备好了回答你！”马之悦闹了个倒憋气，说：“咱们东山坞的问题不容易弄清楚。”萧长春斩钉截铁地说：“能弄清楚，一定要弄清楚。”



88. 马之悦问经过哪一级批准撤了他职？萧长春说：“农业社副主任是搞社会主义的，你搞了些什么主义？这一段时间你干了多少和社会主义沾边的工作？”



89. 这话把马之悦噎了一下，他咽了口吐沫又问为什么撤换会计，安排队长不经过每个领导都同意。萧长春说：“社管委会你参加了；决议要服从多数；换干部是为了纯洁队伍。”



90. 马之悦气急败坏地大声说：“不管用什么词儿，反正你搞清洗了，你好大胆呀！”萧长春说：“我们的党组织和各级领导不容许乱七八糟的人往里混，混进来也要把它铲出去。”



91. 马之悦又改变腔调说自己是老党员，现在连处理几只鸡的权力都没有。萧长春质问他：“老党员应该维护党的利益，你却带头鼓动一些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破坏集体利益，这对吗？”



92. 马之悦又诉说自己出生入死，跟党工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应该“过河拆桥，即磨杀驴”。萧长春严厉指斥他不许诬蔑党和组织；韩百仲气愤地说：“你反党反社会主义，还要算功劳！”



93. 马之悦又拍屁股又跳脚：“什么，什么，谁反党反社会主义？”韩百仲也激动地说：“就是你！我们早把你看透了，今天就是要给你揭一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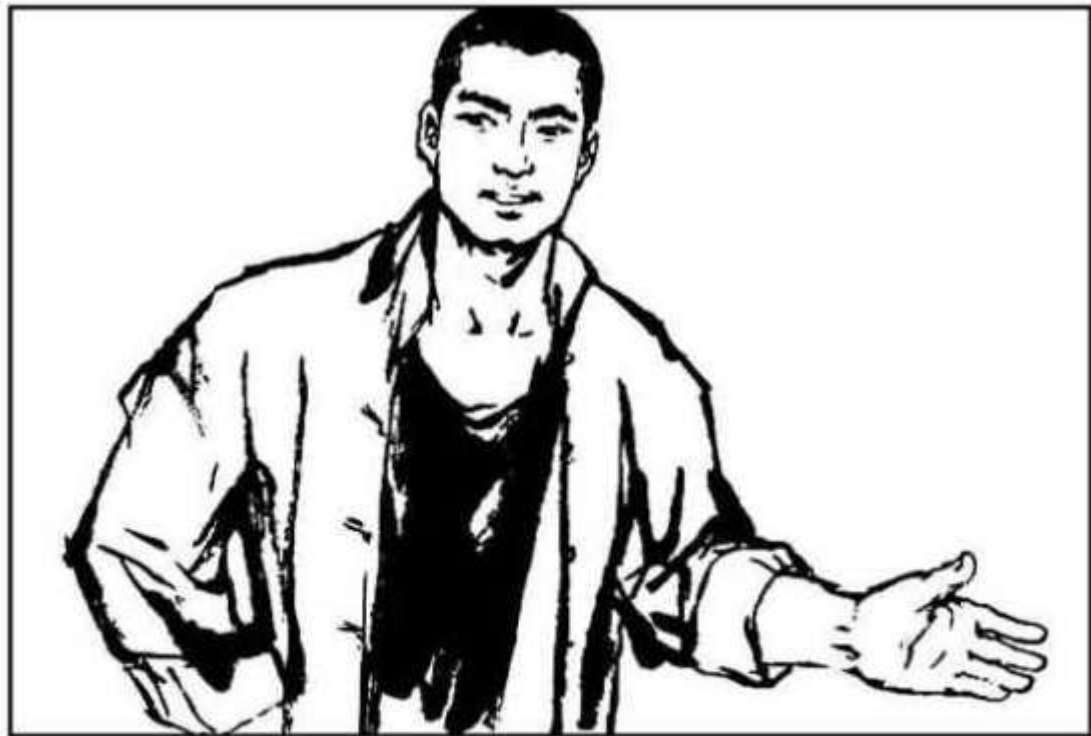
94. 马之悦面无血色，叫嚷要拿出真凭实据。萧长春把他如何鼓动富裕中农在马连福家密商土地分红；如何勾结私商跟汉奸范占山私贩粮食，破坏统购统销都揭了出来。



95. 萧长春继续质问：“放假头一天，地主马小辫到你家干什么去了？你把富农马斋，不法商贩老五和两个富裕中农召集到柳镇小茶棚里，又策划了什么阴谋？”马之悦又打了个冷战。



96. 韩百仲插一句：“你摆下美人计，怂恿孙桂英拉干部下水；你又要铲走焦淑红，这又是为什么？”



97. 马之悦喊天叫地不承认事实。萧长春郑重敬告：“社会主义的根子已经扎到贫下中农心里去了，你想扯后腿，搞翻车，办不到！”并告诉他：“老实坦白，重新做人，我们是欢迎的。”



98. 马之悦感到头昏脑胀，从脚心往上凉，连说要去上告，并叫嚷“总有一天会见天日。”韩百仲说：“你吓不倒我们，对党犯下的罪，你得偿还！我们要不跟你斗争到底，对党就犯罪了。”



99. 在开支部会的同时，社员代表会在庙里北大殿也开始了。弯弯绕想蒙混过去，不等人家提意见，就表示认错，说不该自私自利，把鸡放出去吃集体的麦子，还保证以后不沾这种事儿。



100. 焦克礼缺乏经验，觉得他认错就行了。可是社员代表不干，说这个检讨是“绕”哪！喜老头肯定弯弯绕愿意检讨是好的，让他再往深处挖，问他为什么昨天上午还圈着鸡，上了一趟集回来，就把鸡撒开了？



101. 弯弯绕说自私的老毛病犯了。喜老头让年轻人说说他刚才在麦地里说农业社什么了。马翠清说：“他口口声声说‘怕不着你们了！’”韩德大说：“他说要和农业社分手，想过什么日子就过什么日子！”



102. 焦二菊说：“他还说，农业社连小鸡都不给自由；还说再老实就没活命了。”这下把焦克礼提醒了，大声对弯弯绕说：“这次开会，不光为鸡吃麦子，最重要的是你跟农业社两条心的事……”



103. 焦克礼让弯弯绕检查为什么骂农业社。弯弯绕想，这可越翻越深了，还有，昨天在集市上马之悦让他反对新干部上台的事不能讲。任凭大家追问，弯弯绕死抱“鸡”字不放。



104. 大家给弯弯绕提意见了，这个一条，那个一条。正记录的焦淑红合上本子，对弯弯绕说：“队长让你从根子上挖，你总躲躲闪闪。我提个问题，上次你往外边倒动过粮食没有？”



105. 人们喊起来：“对呀，这事儿他还一直没承认哪！”弯弯绕想那件事已经挺到现在了，再顶一顶就过去了，就连忙说：“没有，没有。”还说焦振丛看错了，捡了那条绳子，安在他的头上。



106. 大伙听了，一齐叫起来：“全东山坞没有不说你倒动粮食的。”喜老头说：“我看你到认账的时候了，不然，我们把买主拉来当面一对证，你就没台阶下了。”弯弯绕还是不承认。



107. 焦淑红又问：“你这里粮食吃不了，往外倒动投机，又故意吵着断了顿，这是为什么？”弯弯绕顺势朝地下一坐，又喊又叫：“唉，唉，我怎么这么自私呀！我错了，克礼你怎么罚，我全认了……”



108. 大殿内外，又“嗡嗡”地响起来。焦克礼和喜老头、焦淑红低声交换一下意见，觉得这个会对弯弯绕也批评了，对大伙也教育了，就决定结束会议，以后再继续帮助他。



109. 太阳平西，党支部会和社员会相继结束。萧长春和韩百仲来到大庙，他们迎着散会的社员，韩百仲问鸡怎么处理了？焦淑红说还了弯弯绕。焦振茂赞许地说：“克礼他们尽按政策办事，又有斗争，又有团结，让我们中农走正道儿。”



110. 萧长春和干部、社员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边走边谈已取得的胜利。有的说这回一些人该老实了。萧长春严肃地对大家说：“斗争刚刚开始，要想他们老实，就得靠我们团结成铜墙铁壁，不断地斗争才行。”（待续）

艳阳天 (第四集)

- 原著者：浩然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改编者：曼玲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 绘者：北京市朝阳区“艳阳天”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连环画业余创作组 印刷者：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 197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0
- 开本：787×1092 毫米 1/64 印张：1 3/4
- 统一书号：8027·6407 定价：0.13 元